

文學津梁

文章精義

文章精義

宋李耆卿撰

易詩書儀禮春秋論語大學中庸孟子皆聖賢明道
經世之書雖非為作文設而千萬文章從是出焉國
語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叙晉獻公驪姬申生一
事繁簡可見

孟子之辨計是非不計利害而利害未嘗不明戰國
策之辨利害不計是非而二者胥失之莊子文字善
用虛以其虛而虛天下之實太史公文字善用實以
其實而實天下之虛

莊子者易之變離騷者詩之變史記者春秋之變

史記帝紀世家從二雅十五國風來八書從禹貢周官來

李斯上秦始皇書論逐客起句即見事實最妙中間論物不出于秦而秦用之獨人才不出于秦而秦不用反覆議論痛快深得作文之法未易以人廢言也老子孫武子一句一語如串八寶珍瑰間錯而不斷文字極難學惟老泉數篇近之

心術春秋論之類是也

韓非子

文字絕妙

賈誼政事書是論天下事有問架的賈讓治河策是

論一事有間架的

孟子就三綱五常內立議論其與人辨是不得已莊

子就三綱五常外立議論其與人辨是得已而不知

義理有間矣然文字皆不可及如何人不同相處齊梁不知

其辨必韓退之文學孟子不及左傳有逼真處如董

有可觀辭命柳子厚文學國語國語段全柳段西漢佛諸傳仿

是也歐陽永叔學退之諸篇皆以退之為祖加以姿態惟

藍而青子瞻文學莊子清風閣記之類是也戰國策

論利害處似策畧策史記已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

別策也斷之類是矣史記已終篇惟作他人說末後自

類而作他人說者枵嚴經字魚枕冠頌之類是子瞻文

一箸所以千萬曾子固文學劉向平平說去疊疊不

人過他閑不得煩劉向向老子固嫩劉向簡子固

韓如海柳如淵泉歐如瀾蘇如潮

司馬子長文字一二百句做一句下韓退之三五十句做一句下蘇子瞻亦然初不難學但長中轉得意去便是好文字若一二百句三五十句只說得一句則冗矣孟子譏蚺鼃不諫卒以諫顯退之譏陽城不諫陽城卒以諫顯歐陽永叔譏范仲淹仲淹卒以諫顯三事相類然孟子數語而已退之費多少糾說永叔步驟退之而微不及古今文字優劣於此可見也

退之雖時有譏諷然大體正子厚發之以憤激永叔發之以感慨子瞻兼憤激感慨發之以諧謔讀柳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

文章不難於巧而難於拙不難於曲而難於直不難於細而難於麤不難於華而難於實可為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

司馬子長文拙于春秋內外傳而力量過之葉正則之文巧于韓柳歐蘇而力量不及

文字請客對主極難獨子瞻放鶴亭記以酒對鶴大意謂請客者莫如鶴然衛懿公好鶴則亡其國亂德

者莫如酒然劉伶阮籍之徒反以酒全其真而名後世南面之樂豈足以易隱居之樂哉鶴是主酒是客請客對主分外精神又歸得放鶴亭隱居之意然須是前面嵌飲酒二字方入得來亦是一格

退之平淮西碑是學舜典畫記是學顧命退之諸文多有功於吾道有補於世教獨衙州徐偃王碑一篇害義蓋穆天子在上偃王敢受諸侯朝是賊也退之乃許之以仁豈不謬哉

永叔醉翁亭記結云太守為誰廬陵歐陽修也是學詩采蘋篇誰其尸之有齊季女二句

傳體前敘事後議論獨巧者王承福傳敘事議論相間頗有太史公伯夷傳之風

孟子公孫丑下首章起句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下面分三段第一段說天時不如地利第二段說地利不如人和第三段却專說人和而歸之得道者多助一節高似一節此是作文中大法度也

子瞻喜雨亭記結云太空冥冥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是化無為有凌虛臺記結云蓋世有足持者而不在乎臺之存亡也是化有為無

文字有反類尊題者子瞻秋陽賦先說夏潦之可憂

却說秋陽之可喜絕妙若出諸人手則通篇秋陽漸無餘味矣

班孟堅叙霍光廢昌邑王讀至一半太后曰止字惟退之不然一切以正大行之未嘗造妖捏怪此其所以不可及

六經是治世之文左傳國語是衰世之文書平王之命一篇已

見衰世氣象戰國策是亂世之文

唐人文字多是界定段落做所以死惟退之一片做

所以活

柳子厚文字便有界畫得斷者

退之張中丞傳後叙云翰以文學自名為此傳頗詳

密然尚恨有闕者不為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
俗本誤耳前半篇是說巡遠後半篇是南霽雲即不
及雷萬春事

堯典命羲和纔數句耳七月便詳似堯典月令又詳
似七月而病處極多然堯典分時月令分月其為文
也易七月顛倒月分而以食為脉絡其為文也難

與周人之
文不類

原道送文暢師序等作闢佛老尊孔孟正是韓文與
六經相表裏處非止學其聲響而已

送文暢師序退之闢浮屠子厚佞浮屠子厚不及退

之論史書退之不恤天刑人禍子厚深畏天刑人禍
退之不及子厚

退之諸墓誌一人一樣絕妙

退之誌樊宗師墓其不踏襲前人一言一句蓋與鑿
鑿乎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哉意適相似所以深
喜之然銘謂文從字順各識職則宗師之文文不從
字不順者多矣亦微有不滿意退之誌樊紹述其文
似紹述誌柳子厚其文似子厚春蠶作繭見物即成
性極巧

子瞻作醉白堂記一段是說魏公之所有樂天之所

無一段是說樂天之所有魏公之所無一段是樂天
魏公之所同方纔說是韓魏公作醉白堂記王介甫
乃謂韓白優劣論不亦謬乎

永叔畫錦堂記全用韓稚圭畫錦堂詩意

子瞻艷瀕堆賦辭到天慶觀乳泉賦理到

西漢制度散見諸傳中此是孟堅筆力

歐陽永叔五代史贊首必有嗚呼二字固是世變可

嘆亦是此老文字遇感慨處便精神

禹貢簡而盡

山水田土貢賦草木金草物產叙得皆
盡後叙山脉一段水脉一段五服一段

更有條周禮職方氏冗而鍊

左傳史記西漢叙戰堪畫

文字須有數行不整齊處須有數行整齊處

意對處文却不必對文對處意却著對

文有圖有方韓文多圓柳文多方蘇文方者亦少

唯上

神宗萬言書代張方平諫用兵書數篇方圓者多

退之琴操平談而味長子厚鏡歌鼓吹曲險怪而意
到退之墓誌篇篇不同蓋相題而設施也子厚墓誌
十篇一律

資治通鑑是續左傳綱目是續春秋

真希元集文章正宗分作原職體辭命一也議論一也

詩賦一也井然有條

史遷項籍傳最好立義帝以後一日氣盛一日殺義帝以後一日衰颯一日是一篇大綱領至其筆力馳驟處有喑鳴叱咤之風

班固設問答最弱

如西都賁東都之類

至子瞻後杞菊賦起句

云吁嗟先生誰使坐堂上稱太守便是風采百倍

子瞻表忠觀碑終篇述趙清獻公奏不增損一字是學漢書但王介甫以為諸侯王年表則非也

呂相絕秦書雖誣秦然文字自佳

莊子胠篋篇辭理俱到

不讀莊子秋水見識不宏闊

佛是掃除事障禪是掃除理障熟讀楞嚴經自見

維摩詰經亦有作文法三十二菩薩各說不二法門
此未得不二法門者也維摩默然不說不二法門者
乃真得不二法門者也子厚晉問微用此體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之類能畫出太平氣象

褚少孫史記稱褚先生者是也學太史公句句相似只是成段

不相似子厚學國語段段相似只是成篇不相似

學文切不可學人言語文學之所以不及言子為要
學夫子言語故也

論語氣平孟子氣激莊子氣樂屈子氣怨史記氣漢
漢書氣怯文字順易而逆難六經都順惟莊子戰國
策逆韓柳歐蘇順封建論一篇逆惟蘇明允逆子瞻或順或
逆不及明允處極多

文字有終篇不見主意結句見主意者賈誼過秦論
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韓退之守戒在得人之
類是也

韓退之闢佛是說吾道有來厯浮屠無來厯不過辨
邪正而已歐陽永叔闢佛乃謂修本足以勝之吾道
既勝浮屠自息此意高于退之百倍